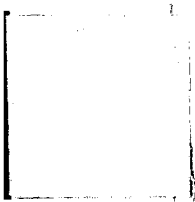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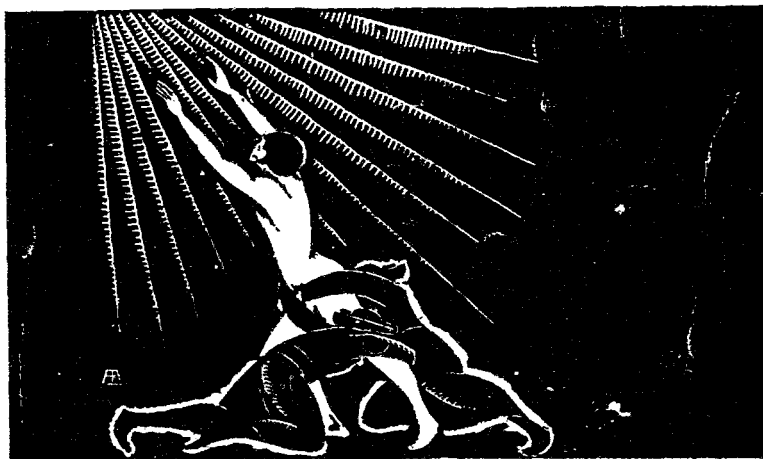
402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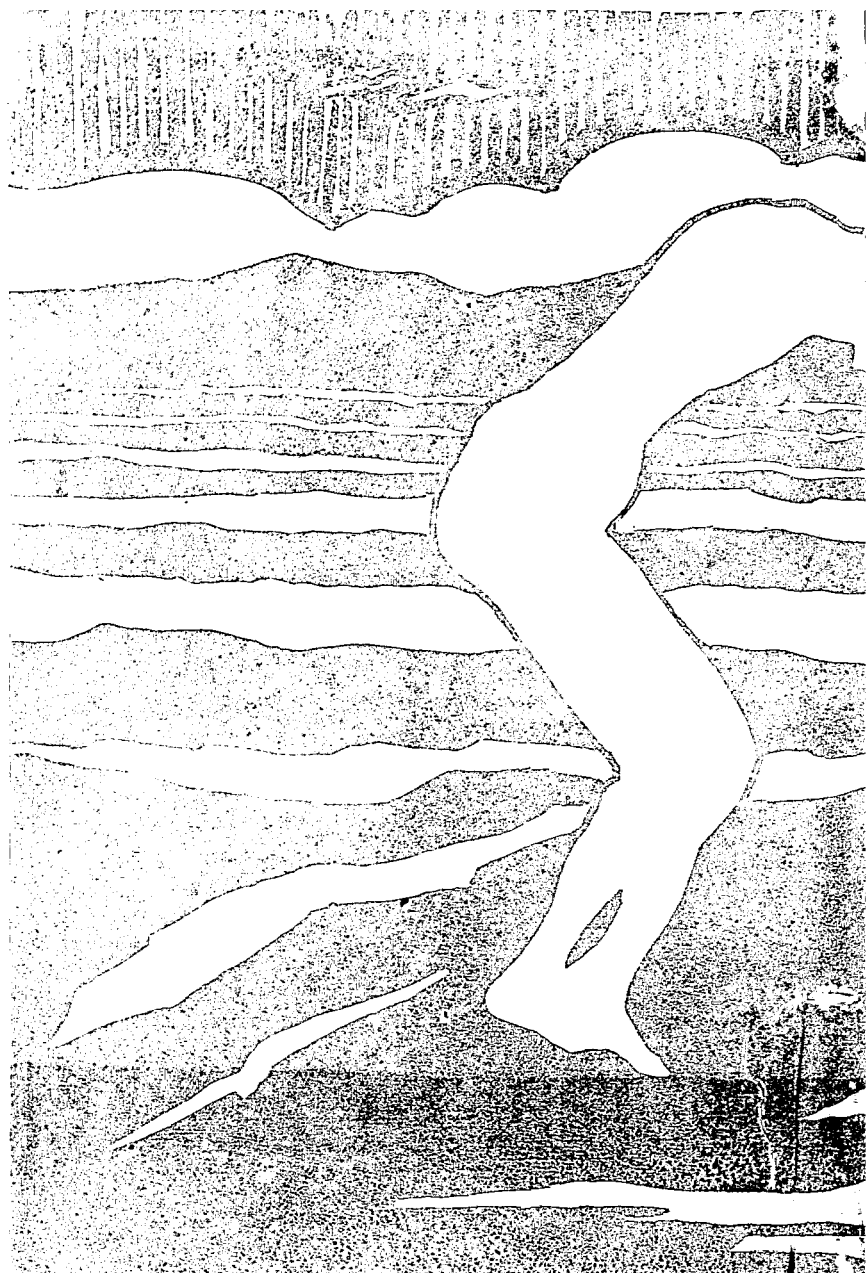
82 時 代

時間有恆



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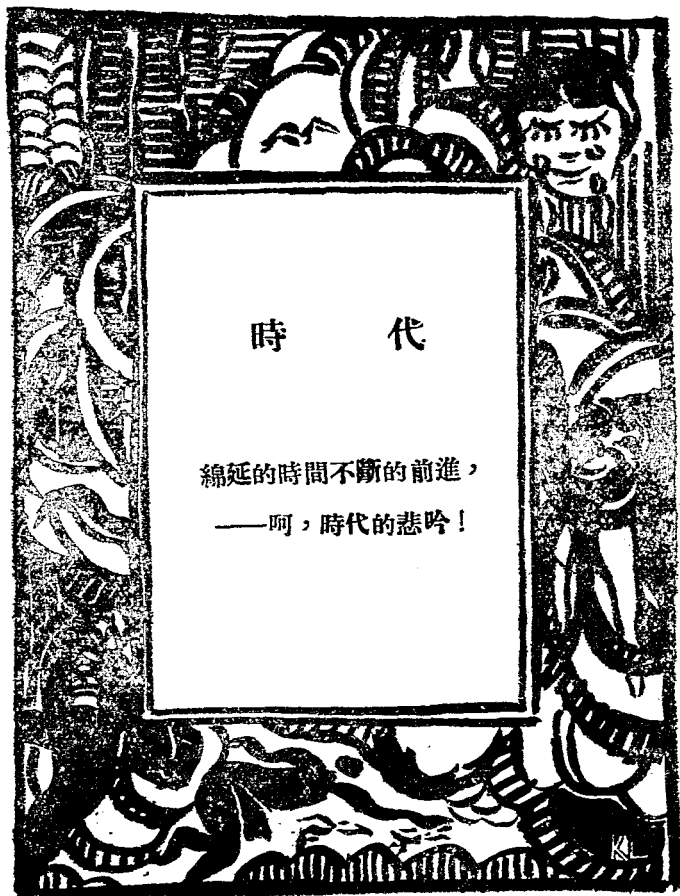




MG
I 204
316



3 2285 2607 9



時 代

綿延的時間不斷的前進，
——呵，時代的悲吟！

時代之前

(一)

有恒這部作品，是我們在安南路泰威坊居住時所寫出的。窮促的境遇，刺人的時變，處處都使他的革命熱情，像火焰般上湧。我是深知道他的：他是充滿着勇敢和熱情的青年，他又是革命文學的愛好者。他把自己向現時代的觀察和認識，用熱情與藝術表現出來，我雖不敢過於誇大說這部作品如何偉大不朽，然而在沉寂無人的中國，的確有他的相當價值。

我希望革命不要成爲一般機會主義者爲獵取權位名利的工具；希望文藝不要只成爲統綽繆繆的裝飾；我希望他們能夠真實的交融起來，在新時代的創造中盡他的崇高的責任。有恒的這部作品如能擔負這「山雨欲來」的滿樓風信，便是我個人的欣幸了！

劍波 一九二七年八月上海。

時代之前

(二)

以文學是時代反映，是永遠脫不掉時代精神的這一種意見，已是老得生鏽了。更毋須我們的革命文家，在今日才忽然想到，又才去理論鬭爭的；因為這「老話」就存在了好久。

每一個新的時代，又有一種新的文學的產生，那是自然的事實，絕非由于人力造成。人的力量，只是在順着這傾向走，不做一個落伍者。

我以為（或者也是古人以為，今人以為，因這不是我發明的呀）。文學上的一種新的思潮或一種新的主義的發見和成長，以及其沒落和完全消滅，乃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所以當着一個大時代的到來，那一種新的文學的產生，不管你作者和讀者的憎惡也罷，歡迎也罷，然而那新的文學的最終的勝利、總是事實

。只要是時代有了大的變革，新的文學在歷史的傾向上是負有了它歷史的使命，那是誰也不能阻止它的到來。這猶如社會大革命的爆發一樣，在一定的時代之下，乃是必不可免。

這在我們的時代中，資本主義已較十九世紀有了長足的進展；和資本階級一般的財富的集中，無產階級新的貧乏的增加及其意識的覺醒，是使全社會的官秩序，發生了基礎的動搖。眼看見一個大風暴的時代將要到來，眼看見一切將要崩壞。而且，在實際上，屬于革命的爆發了的星星之火。已在四週露出光芒。這正是大風暴快要到來的朕兆嚟！

這在全世界的風雲的緊張，如是如是而落後的中國呢，近見年來，因了封建社會的破壞工業生產的發達，那支持着社會秩序的基礎的經濟條件有了極大的變動，這也會把現代的社會秩序形成混亂的狀態了，這個狀態的不安，一定是需要一個大的革命才能救治。而且，這大革命，顯然要是到來，因為社會狀態的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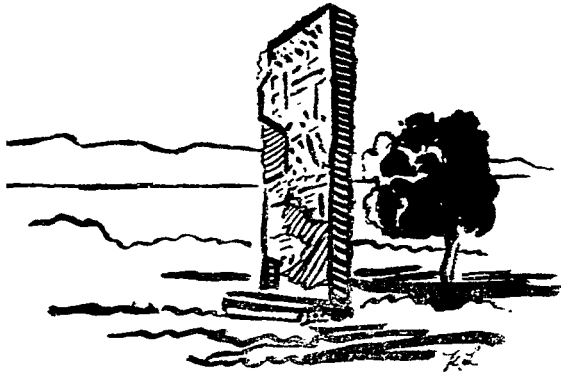
與寧靜，是全社會所要求的，是事實的必然要求。

臨在這大時代之前，那屬性文學的作品，自然應該是而且必定是代表這時代精神的。不只是這時代的赤裸地表現，而更應有一種新時代的追尋的理想存在其中。也一定要是這樣的作品它才有生命，才算是時代文學。

有恆兄這本劇曲——時代我以為確是表現現代中國社會狀態的。它的內容，就恰如它的劇名所表示。自然，在技巧方面，我不必說它是如何如何的優良；但它能表現這時代精神，總是真的。而且，在這劇曲中，有恆兄是對於未來的憧憬，有了深刻的暗示。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點。

感謝產生這部作品的大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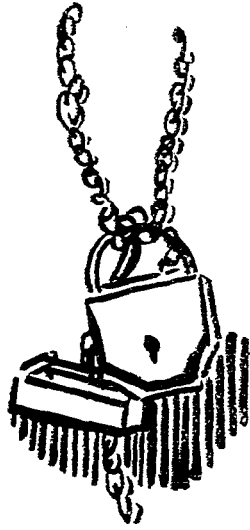
毛一波，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上海旅次



無量數的人類的謬誤思想，
遺留下一塊紀念牌；
這牌上鑿着：「時代錯誤」。——
在這永久的金牌上，
反映下一幅「人類監獄圖」。



播下了片面的權利思想已往中，
組織成無數變相的殘缺社會；
在這多少變相的殘缺社會裏，
埋沒了幾許人類的冤魂？！



我拉着繫在時間上的繩索，
有什麼使我退後步無數。——
時代也起反作用了麼？

時 代 五 幕

時 代

時間——現在，不久的過去，最近的將來

空間——地球之一角。

實際——社會人物：壓迫階級——權勢者，財富者，箝制自由思想者；被壓迫階級——貧農；苦工，小販，奴僕，僱傭者，被奴隸思想者；——奴隸而已。時代背景：人類的衝突殘害；社會的虛偽矛盾；政治革命，是欺騙私利的愚民政策；自由的互助社會之需要，與必然的到來。

幕景的佈置——自由；隨當時的需要，美妙的逼真，施以相當自然的之色彩音聲。

第一幕

第一場

一農工家庭。戲台上，分前後兩接續面積：前部爲一空場；場後方左角設樓閣一間，由底層門戶向內庭窺視，有外內二院。進閣門，向右前方沿狹百路斜行可抵一學室。室之右壁有窗；窗外事物，一目了然。左後壁有角門一，可直達內院之後堂。後堂門外右前方，一烟突矗立，廚房也。學室內桌一，桌左椅一，右前各一凳，中西圖書數本，茶壺一，杯三，俱置桌上。旁有一書廚，廚上方粉壁上懸像片一，即猶享自照於軍中寄其情人隸華者。

幕開時，二女孩——隸華雙生子，活潑可愛，但分不出誰姊誰妹——正戲弄皮球；一女忽擲其毬，至書廚取彩色畫閱之。隸華斜倚椅上，縫納鞋底；睹壁上愛人像，油然惆悵，輟

轉愁悶。已而棄其鞋底，作欲睡態。微弱的聲息，自她底口裏吐出。後堂的紡紗車嗡嗡地斷續的叫着，與棣華語聲相應和。

棣華 往日的夢，美麗的夢，怕而今都要休了。【唱】

去年的燕子，今春復回；

郎去了，怎麼至今不歸？

唱後淚涔涔下。又自語道：

棣 於今都休了，往日的夢，甜蜜的夢呵！

紡紗車聲忽停。其愛人猶亨之妹麗裙由學室左壁角門笑語着走進來。其容貌束裝極是雅潔，然似不勝憔悴者。二女孩聞其姑麗裙笑語，隨各棄其玩具，奔麗裙前與她攜手。麗裙隨以雙手迎接，說道：

麗裙 大節，小潤呵，……我自己紡紗很寂寞，你們願意跟我後堂玩……？

話尚未了，一女孩急拉麗裙的衣襟要去；一女孩則乞麗裙抱她。不要抱的女孩即嘲笑道

女孩一 姑呵，節姐還要人抱啦！看我小都不要抱。

麗 【笑】 大節，你羞不？看您妹妹都不要抱，還嘲笑你哩。——

至此始知較高者，是潤妹；要抱者，爲節姐。

麗裙說到這裏，小潤樂不可支；大節被羞不過，似哭非哭，欲打小潤，麗裙急將她——大節——抱起向後堂跑；其嫂棣華忽轉身叫道：

棣華 妹呵，……

麗裙 怎么，嫂子？

棣 我心裏難過，——心痛得很。

麗 我知道了！【笑】

棣 妹妹知道什么了呀？

麗 又是爲的哥哥的……

說到此，心頗躊躇。——然兩眼已被淚珠潤溼矣。繼又道：

麗裙 哥哥的消息，到現在一點都沒有；爹

爹亦愁悶得很，——今天早上，又一個青年來詢有無哥哥底信寄來，……

隸華 在兩個月前有……——唉，最後的一封信呵！

麗 哥哥的那封信不是講他升官了么？爹爹常常講要他升官——那時候……

隸 那時候，他同爹爹辯論說不願意當官。

麗 爹爹是不贊成哥哥的意見的；但是我却很同情哥哥的話。

說到這裏，精神非常奮發。高聲說道：

麗 哥哥常常講過，所有的當官者，他都不贊成；說哪怕是很負名譽的好官？，他也要反對；因為當官的是不生產者，于民衆無何利益——他們只是多所消費社會產物的蠹虫！但爹爹偏……

隸華 當官究有什么用呢！——但爹爹亦有可原的地方，……現在的社會是官迷熱的社呀！一般的人見了官，比看見瘋了的狗還要怕！

其時精神紊亂，呼吸緊促，于是提高喉嚨

叫道：

棣 是的，當官的如同瘋狗；……不，比瘋狗還不好！都是吃人不償命的猛虎，……野狼！

她講着的時候，聲色頗為嚴厲。轉想到她底愛人——猶亨——在軍中任事，不覺熱淚滾滾落下。

棣華 唉——【長歎】

麗裙忍不住了！隨悲傷地呼道：

麗裙 我底哥呀——我親愛的哥呀！……

棣 唉，【嘆】

麗 親愛地哥哥啊，你現在怎么着？【稍停】不至於這麼着吧？……但是消息呢？唉，

棣 唉！消息呢？

麗 唉，哥呀！

二人言至此，心田悲傷已極；乃情不可抑，幾痛哭失聲。二女孩睹此情狀乃哭。忽咳嗽聲由後堂隱約發出；麗裙棣華乃急擦乾眼淚，表示若無事然的模樣。女孩們也不哭了；只是

目瞪口呆，望着麗裙棣華的面色。麗，棣不覺勉強一笑，弄得女孩們反害起羞來，莫知所從；只是各向棣，麗懷中亂撲，伏着不起。後堂咳嗽聲復不聞，但有叫喚聲：——時可聽出爲一病婦聲音，此病婦者，即猶亨之第二繼母——繼母死又娶一繼母——伏氏，臥病床上已數日矣。——伏母呼道：

伏母 麗裙！哪裡……去了？

時麗裙一面應着，即疾忙跑向後堂。只聽她說道：

麗裙 今天沒有太陽，不知天的早晚；我去看人家燒飯沒有。……

伏母 該燒飯了，恐怕你爹爹快要回來……我也要吃一點。

時場面二女孩要東西吃，棣華乃趨廚房去取。

麗裙 娘想吃什么呢？

伏母 打點麵吃吧。

麗裙 這樣我就跟嫂嫂做去了。

說吧，復入學室。二女孩時正牽手做團轉遊戲，聞聲乃止。麗裙微笑戲謔道：

麗裙 兩個小姐真會玩得高興啦！

二女孩，羞澀澀地只笑不語。麗裙又笑着問道：

麗裙 您娘呢？

齊答 給我們拿好吃的東西去了。

麗裙 哪裏？

二女孩先後以手指廚房，搶着說道：

節姐 廚房裏！

麗裙隨攜二女孩由角門奔廚房去。

第二場

時場面忽改變方位；廚房與後堂很明顯的成一傾斜對角，學室只見左壁角門一面。後堂左頭牆有一角門，乃通大路之後門也。時廚房之烟流繚繞，女孩各攜餅捲咀嚼，麗，隸互爲燒麵工作。麗，裙忽向棋華訴道：

麗裙 親愛的嫂子，因爲你有孩子繳鬧，我

所以到母親那裏去；恐怕母親說你爲何不來，所以我說我跟嫂子燒飯去了，——實則哪裏能要你再來做呢，你是太繁勞了。

棣華 妹呵，這是我應做的工作。我很擔憂你過勞的憔悴；當母親煮吃麵的時候，我就來廚做了，——哪裡再敢教你操心呢？但是妹呀！我曉得不要你做你是不肯；所以我先跑來做。但能容嫂與你永恒合作，死也無恨了！——孩子噪擾得很，不知還是我的心亂？請妹妹先領她們到學室去吧。

一面互語，急急工作；暗傷流淚，綿綿同情。此時飯已齊畢；棣華奉侍母親去，麗裙踏進學室來。

第三場

場面與第一場同，室壁最好加一饑民慘狀圖作背景。時麗裙正拿其哥猶享所作書畫賞玩，並戲謔節姐，潤妹。窗外忽噪嚷嚷，繼以哭聲。麗裙即疾趨窗前窺視，俄而心中若不勝

悲痛者。棣華忽進來問道：

麗裙 什么事，妹妹？

麗裙似若未聞。棣華急趨窗前，受外面激刺，幾乎哭起來。悲傷着道：

棣華 好不酸苦的災民呵！

麗裙依然不語。節，潤爭相要抱窗上看，麗，棣忽相看一眼，似不忍使兒童見此慘狀者。隨戲謔着，拉她倆過來道：

麗裙 外面有個人，見了小孩子，要領走的，……【小聲】

節，潤似頗畏懼；不聲不響，麗，棣各趣坐。棣華依舊納底；節，潤則要麗姑嬉笑。棣華一面納着，嘆道：

棣華 這回的饑民，似乎是南方人；你聽他們的話與我們不同。……唉，這樣的年成！

麗裙 很富麗的南方，也遭荒年？……前天的饑民據說很多，都是要向南方乞食去，——這真奇了！

棣 妹呀，你沒有聽見？他們說從兵災的高

域逃難來的。

麗 呵，對了！我剛才幾乎麻木了……是的，他們是從戰地逃來的。聽說還有個重傷的男人，——是為救他的妻子受傷的。……一個受驚的孩子剛才死了；說是那個哭着的美麗的婦人的孩子……那婦人哭的瘋了。——

麗裙話忽停止，棣華若有所驚，微弱的嗚咽徐徐的由口吐出：

棣華 ……一個重傷的男子，為救他底妻子而受傷。……

麗裙深知棣華心，淚禁不住矣。一聲嘆息：

麗裙 唉！……

忽後門敲門聲甚急。棣，麗急擦淚作莊重態，——猶亨之父，暢情歸矣，——相率由角門外出。

第四場

場面轉為後堂：兩壁俱字畫，後壁懸關羽像；像前有長桌一，桌上排列焚香所用之貢器

。一方八仙桌安置正堂當中。時暢情離桌右尺許處坐着吃烟，伏氏則由靠左壁之活動軟榻上扶起。——棣華扶其母起後，即安排晚餐于方桌上。麗華一手抱潤妹，一手斟茶與其母。其父暢情正戲節姊也，忽問道：

暢情 他倆還沒有回來么？學校已放學了。

麗裙 要答話，忽後門咿啞一聲，隨一面外出觀看，一面答道：

麗裙 沒有，……——回來了吧？

暢情 大概是來了。

門啓，兩學生隨麗裙進來。——此二學生乃猶亨之弟；一名又人，年十一；一爲盈筓，年九歲。——進門後，各放下其書包，逗引節，潤笑。伏氏起而復臥，暢情說道：

暢情 一家歡樂得很……只是你有病着，猶亨亦無消息，——你究怎樣了？

伏氏 還是……如此，

緩緩地講了一句，末二字雖連絡，但聲息微弱幾聽不見。默息數分鐘，暢情說道：

暢情 據報載這次接觸，雙方死亡幾千。尤以黨軍傷亡最多。——

忽轉換語氣問道：

暢情 你們曉得沒有？——由兵災區域逃來本地的難民很多；這次比上回的難民多幾倍。

麗裙不耐煩的答道：

麗裙 曉道了，爹爹。他們今天由咱家窗外經過——他們都是南方人呀？有的話我幾乎一點不悻。

暢情 是的，南方人；但也有別方的人。

飯擺好，暢情吃酒，盈筓又入吃飯。麗裙與棣華各以麵飯喂節潤，正食間，忽門外有人叫門，並喊道：

門外聲 暢情在家沒？

暢情 知爲猶亭之友人罕特與迷蹈來訪；隨疾自出去開門，一面答：

暢情 請進來。

進堂屋後，迷蹈，罕特各坐。罕特衣農服，迷蹈則道士裝。二人儀態自然，亦無謙遜，

然同時問道：

迷，罕 猶亨還沒有消息來么？

暢情 沒有。——

講時，轉面向棣華麗裙，——時麗，棣互為斟茶奉客。——隨分付道：

暢情 你們吃，我好了。

棣華麗裙款茶畢，隨各匆匆食飯。暢情則同二客相談。

迷蹈 今年的戰爭真太利害了！幾處的郵務停工，寄信家來是不容易的。

罕特 戰地怎樣好寄信？——逃難的災民真慘呀！戰爭只能殘害百姓，是何等的罪惡！

迷蹈 也許猶亨……

暢情 好歹來了吧，——南方的難民都來本地。黨軍節節勝利，……——他大概可隨難民回家吧！

罕特向迷蹈問道：

罕特 你今天看見了吧，難民是怎樣的悲慘？如果受過辛苦的人，倒還好些；這些難民，

康云任家鄉都過着愉快生活，怎能……

迷蹈 猶亨即來，也夠受苦的了！

暢情 唉！還說什麼呢！當初……不要再提起吧！

罕特 唉！

三人面面相覷，迷蹈也嘆息一聲，道：

迷蹈 走吧，明天再會！

暢情送客至門外，桌上飯具亦收畢。幕隨伏母咳嗽聲下。時猶聞關門聲，橐橐地履聲。

——幕——

第二幕

第一場

一旅館式的樓房，門外插有C軍W師政治部旗幟，內有辦公處；後壁懸革命者遺像，像兩旁有革命標語。辦公廳右後方，另有一廂房，房門旁貼有「宣傳隊」字樣。

幕開時，辦公廳無人；宣傳隊室數人自由談論。有看書者，有飲茶吃花生者，有假臥床上者；形態雖不一，而每一人發言，似都頗注聽者。已而宣傳隊隊附猶亨擲書床上，太息嘆道：

猶亨 我倦於這種生活了，……這就叫做革命！

隊員一 你常常講這些話，——請樂觀些吧！

猶亨 哪裡的話呵……，我相信自己是歡樂

的，即到困死的地步，又有什么要緊？……但這樣的革命生活，委實夠了！爲完成一種謬誤的思想慾望，犧牲了無量數的爲貧困而當兵底鮮血頭顱，——革掉了許多無辜的人民的命——哈哈，這就叫做革命！

吃花生中的一個隊員笑着說道：

隊員二 猶亨又是在宣傳他底安那其主義——現在哪裏能做得到呢？……雖然是很好的理想

猶亨 宣傳我底安那其主義？什麼一個名詞！……奴隸慣了的人們呵，問問，我們是否要自由；要生活？我們勞働，然而現在我們是在過貧乏的奴隸生活。不生產的，——政府能給我們自由么？資本家能救我們的貧乏么？

隊員三 好了，——不管什麼主義，我們努力幹去好了！只是空想是不成功的。

猶亨 幹去麼，有理；但目標都沒認清時，究幹什麼？只是幹，就得到生活了？

隊員一 不要鬧意見了吧，衝突起來是不好

的。

隊員四 不會打架的，這只是閒談。

沉默數分鐘無語。大家互視，都浮泛着微笑的面容。隊員二忽先開口道：

隊員二 我們再討論呀！怎麼都不講了？

猶亨笑了一笑，但面色頗悶倦。徐徐說道：

猶亨 我總以為我們應當追求着民衆的需要是什麼，現在的社會是否能滿足民衆的企求？我們需要麵包與自由；然而政府資本家却壓迫我們，殘害我們，且掠奪我們！我們有認清目標的需要，現在的社會是衝突的，矛盾的……明知是一種好的思想，而且是民衆的需要，而不敢勇猛的去追求，——這是怎樣的懦怯呵！

說到最後的兩句，極形奮發堅決之概。時由門外忽進來一某科員，入另一內室。隊員二隨向大家問道：

隊員二 究竟怎樣才能達到目的呢？

隊員一 認清目標，……

隊員三 幹去就是了！

隊員四 哈哈，……目標！……幹，……政府，……資本家，——

猶亨益發困倦了。似想開口，忽一少年隊員叫着，由床上坐起說道：

隊員五 不講別的吧，只就我們的事說，比我們官級大的，就對我們擺出臭架子！……我們這幾天買點東西都沒有錢！……爲什麼我們的宣傳品都不向貧兒們發呢？許多的人見了乞丐都遠遠地難用！——我不懂得這是什麼世界！

猶亨 這就是現在的社會狀態！許多的平民飢饉着，叫苦連天；不得已的時候，挺而走險，則國家法律的繩索可迫害他們。這樣監獄便成了平民的家鄉。——然而權勢者，資本家却可高樓大廈中狂舞，歡飲，高歌！奴隸的奴隸們，只能歡樂的哭着，哭着他們僅有的歡樂。

……

一青年的勤務兵進來說道：

勤務兵 這是祕書給你的信。

信交猶亨後，即出。猶亨拆閱之，隨笑了

• 叫道：

猶亨 嚇嚇！命令！

各隊員齊趨看，其中一人讀道：

『頃奉主任面諭，本政治部宣傳隊隊附猶亨着即撤差，另派……』

時各隊員都現出莫名其妙的樣子。猶亨則表示鎮靜，作微思態。一隊員耐不住了，隨恨恨地道：

隊員五 什麼道理，我們問問去！

隊員一 我們大家去。

其餘隊員 去！去！

隊員一 猶亨自任隊附職以後，我們宣傳隊就日漸活潑起來。……有時雖鬧些思想上的意見，那是沒方法的事情，在這裏，我們大家的感情，我相信都很好，就是思想——大家對這事起怎樣的感想？

隊員五 我們問去！究竟什麼道理？

其餘隊員 到主任處去挽留……

隊員一 秘書代理主任，秘書去好了。

猶亨忽冷笑道：

猶亨 謝謝你們的好意，——但挽留無需要。我會講過，我倦于這樣的革命生活了！且爲我的思想，已是第二次的撤差；這是很平常的事情，有什麼奇怪呢？問道理去，倒還——但你一想到現社會是不容講道理的時候，也就無容去麻煩了。

猶亨要求不住，各隊員先後出室。猶亨此時心緒繁亂，孤立良久，亦出門。

第二場

場面略變方位，秘書室呈於觀眾面前。時秘書正擡首獨坐，作煩悶態。各隊員忽進而敬禮，秘書急起立。各隊員先後發問：

衆隊員 我們一定要挽留猶亨。

秘書 命令怎能收回呢。

隊員五 究竟什麼道理，撤他的差？——也

要講個理由呀！

秘書 主任的面諭，我也不曉得什麼緣故。

各隊員 無緣就撤差了麼？我們問主任去！

各隊員正要出秘書室，猶亨忽進來。時秘書疾趨一步與猶亨握手說道：

秘書 對不起！你是我曉得的，性情很好，又努力為黨國奮鬥；但已撤差，那有什麼辦法呢？你努力做去，到處都有事情幹的。

猶亨初入時，就想發言，因秘書講話，未能即時說，此時乃道：

猶亨 對不住，——我說，講了許多話有何用呢？然而我不得不告訴秘書的，就是我個人方面，撤差不撤差，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反抗一切的官！錢，我除自己一些需要外，都是助與同志朋友，你們是知道的。——我不過為完成革命方法之基礎而當兵；所以要我升官，也未嘗拒絕。幹軍事工作的時候，因為蔑視各官長的卑污，而被撤差；但他們能講句「辦事不力」來撤消我。撤差後，偏有人介紹做政治工

作——就是介紹到這裏。現在的第二次撤差，當然是很平常的。但是不講撤差的理由——雖然沒有理由——我似乎覺得還不如無政治訓練的軍人爽快，會講我「辦事不力」。——主席這樣的鬧下去，我為革命的前途憂，雖然是這樣的革命。……

時各隊員又齊喊，我們問主任去。

猶亨 革命的前途……——不說了吧。

猶亨疾轉走出，隊員們亦紛紛告辭。【叫】

各隊員 我們問主任去！

秘書 真對不起呵。【懊惱狀】

第三場

場面為旅館中設備。猶亨正看報間，忽有所思，乃由衣袋中取一信看，自語道：

猶亨 下午一點鐘……一外國女同志講演。
……好，我要到俱樂部去。

把自己的被毯取開鋪好，在室內踱來踱去，唱着無字調兒。復又以手向衣袋中摸索，取

出一信。——忽叫出來：

猶亨 呵，家信；——去年的家信！十一月來的，現在……十二月，一月，二月，……【計算狀】現在是四月了，——五個月！

掛鐘鏗……鏗……起來。猶亨轉眼向壁，道：

猶亨 十點鐘了！

時心緒繁亂不安，已而坐下。閉目沉思，面色極爲蒼白。忽雙眼睜開，愁眉萬狀。一聲嘆息，淚溼溼下墮。——憤恨道：

猶亨 社會墮落腐敗，人類又這樣虛僞！爲保一己之利祿而懦怯，不敢給與無可告者以同情！——滿腔冤枉向誰訴？唉，對赤心的人說假話！……假若你爲正義而講話呵；你必受以玫瑰之毒刺！【稍停】矛盾的社會，使人類思想於謬誤——謬誤思想釀成衝突！……讒害！是人們的本領！然而——然而我是被讒害了。【幽泣，聲音漸高】我親愛的父母呀！爲完成你們——呵；不是你們，生我的母親已經

死了，繼母又死了。……否，否！還有個繼母……生我的父親，第二繼母呀！我為完成你們的心理，辛苦的，勇敢的，……呵，血戰中的危險，去年！——而今完了，完了！【忽極為清醒】不，當官的事完，應做的一切沒有完。……是的，未來——未來的大事。——

忽門外噪聲起，猶亨驟立起，諦聽，向窗前疾馳一步。哭聲由窗外傳進來。隱約聽見有多人在說：

聲一 什麼事情呀？

聲二 一個青年工人被警察捉去。……說是甚麼革命黨——甚麼黨名呢，我却不清楚——工人的妻子苦苦地哀求，……然而終于捉去了。他底愛妻隨着他後面哭着，要替愛人受罪；說就是死也不顧，為了愛人。——好一個女子！但警察不准她跟隨。她底愛人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只是揮着手——是教他底愛人回來的意思，她是回來了。但，——看！她哭暈過去了！

猶亨被感動不過，忽後退了數步，哭倒在地，微微吐着傷語：

猶亨 我底愛人呀！前年……牽着我的衣，……不讓我走的愛人呀！你拉着我的手問雙生的女兒怎麼着？然而我終於聽父母的命走了。……雙生的女兒，可愛的女兒！你們現在不會痛苦吧？你們有很好姑娘——我底妹妹，我聰明而可憐的妹妹呀！……愛人追隨着他底丈夫，追求什麼？——【忽起立，慘笑】哈哈，這麼蠢笨，哭了，……未來的大事！追憶已往只是無聊的表示！哭，這沒有價值的淚呀！……壯起你的胆吧！

時昂起他底頭，四壁看了看，徐徐念道：

猶亨 十一點三刻，去的時候快到了。——去，吃點東西，就到俱樂部去吧。

閉門————幕隨閉門聲下

第三幕

場面爲一工讀室模樣。室中除書報外，牆上有各革命的勞働家像片。中安置一長方桌，桌上花二瓶，茶壺一，杯數個。

幕開時，室內已有數人談話，忽聽敲門聲三響，門啓，猶亨走進來道：

猶亨 我是猶亨。

各同志都表示極歡迎態。外國女同志說聲“Wel—come”，各互謙讓坐，猶亨道：

猶亨 不要客氣吧。【坐下，問：】

猶亨 同志來齊了麼？……已一點多鐘了。我不是撤差的事，一點前就來到了。——路這樣的遠，跑到這裡。

同志一 撤差？什麼事情？

猶亨 不講這些吧，時候不早，我們該開會了。——華界混亂得很；……你們曉得華界總

同盟罷工的事情麼？

同志二 開會吧，請猶亨同志也報告一下。

主席宣佈開會，道：

主席 我們榮幸得很！今天專聽女同志梅溪的預講。她是勞働的藝術主義者，從蘇維埃考察後，預備經此地回國的。今天到我們這裡，歡迎得很。——梅溪同志講演後，再請各位同志自由報告運動經過和現在的情形，以時代的需要，確定革命的步驟。而于現在革命的方法，尤須討論討論。——請梅溪同志先講，【向梅溪同志用英語講各同志極為歡迎之意】

梅溪女同志隨講道：

梅溪 我以很熱烈的心情，想立刻到人們傳說的自由蘇維埃，——到後，只有令我們失望。號招政權歸無產階級，實則是列寧的一黨專政。……處處欺騙民衆；一切生產都集中在國家手裏——列甯黨手裏。民衆的痛苦，不堪言狀……講什麼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民衆

，每日在飢饉中生活，吃飯都不自由！……我們更高懸起反抗的旗幟了。——

她因中語不懂，講後自由告退。主席請同志自由言論。猶亨看各同志都幽默着，隨道：

猶亨 時間短促，軍隊的一切情形暫緩報告，……

同志二 請把總同盟罷工的事先講一講吧。

猶亨 據云總工會是公財黨把持着的，——無論其為公財黨或任何黨把持工人的機關，我們都反對。……但這回的罷工是很正當的，而國家黨以軍隊的武力對付工人，結果打死一百七十餘人，我們實在不敢贊成。……而國家黨會厚着臉皮在各街巷壁上貼着「繳了暴徒的械，除了人民的害」「凡對國家黨罷工者，即是反革命派」的許多肉麻標語。——這暴徒的名詞，當然是給與工人的。

同志三 誣為暴徒的工人呀，……死了一百多，一百七十餘人！

同志四 這是說為民衆謀利益的國家黨所要

做的呀！……什麼是民衆所需要的利益，殺工人？

同志五 公財黨是罪惡之源呀。……欺人自欺的公財黨，以工人的生命作謀權利的代價。

同志六 據公財黨說是要爲工人謀利益的，——這腐敗而野蠻的國家黨，不該以武力對付工人呵！

同志五 爲工人謀利益，公財黨？呸！除非他們自己是工人。……他們操縱着工人的生命，執行着他們底律令！——騙工人們去爲他們拼命奪權利！

同志三 呵呀！爲要爭權利，拿許多工人的性命去換！而國家黨因要提高本黨權力，爲要工人服從他們的政黨，就要用武力——武力！殺死了一百七十餘人。

同志一 這是沒法的事情，——公財黨把持着總工會。

同志六 公財黨把持總工會，國家黨也不該用武力解決呵，對待這無知的工人。

同志五 公財黨要騙這無識的工人！

同志三 國家黨殺死了許多無辜的工人！

永沒有發言的一位同志道：

同志七 這樣，都是沒法的事情呵。

主席 愈講愈遠了，——我們應當如何做去，快快討論呀！

同志一 現在只有聯國攻公。

同志六 只有聯公擊國，現在。

同志七 阿呀，少鬧着玩吧！和平些，和平些吧！衝突起來……恐怖的時代……危險，危險！

同志二 同志們，都想妥協麼？

同志四 胆量放大點，——壯起我們的胆子吧！

猶亨是永遠注定了請神聽着，此時實在忍不住了，——徐徐的自語：

猶亨 妥協……和平……聯公攻國……聯國擊公……【聲音高起】獨立的精神哪裡去了？同志，恐怖嚟！……要提起精神，認清原理

，確定目標，……大胆的做去呀！

同志七 衝突起來，……恐怖……危險！

猶亨 原理模糊，……危險……恐怖！

時大家都如醉方醒，頗呈混亂不安現狀，
主席忽立起講道：

主席 各位同志！我們要提起獨立精神，確定我們現在的方略……以不違本主義的原理才是呀。

猶亨 起立道：

猶亨 我們要有組織的能力，我們有聯絡民衆的需要；我們須喚醒一般被惑的青年的迷夢；……忠于一己之所能，——盡自己的能力去努力一切工作，就是革命方法。人人各有其性情，而環境又多方不同，怎能固定一種方法呢？但同志要注意一點，就是原理；違背了原理去做，其結果多是「南轅而北轍」，不會成功的。……無論何黨，總敵不過勞動民衆；我們只要聯絡勞動的民衆，終會歌舞凱旋之樂的。若苟與何政黨聯索或妥協，倒不如乾脆的敲鑼革

命的葬鐘！——提起獨立的精神吧！——

忽有所感觸，向各同志道：

猶亨 別了，同志，我來時就很招當局注意，——租界是不好走的，現在的時候又這樣晚。

說着，開門出，「努力！」二字葬埋于閉門聲中。微聞履聲漸遠——消滅。時其餘同志都相互注視，默不一聲。已而似受某種吸力，都各自站起，幕隨「時機到了！前進，努力！」急下。觀衆正在追求間，幕內繼續着呼聲。

聲一 獨立起我們的一切精神！

聲二 與其同他政黨妥協，不如乾脆的敲起革命葬鐘！

聲三 我們自由組織，我們聯合民衆！

聲四 莫違背了革命原理，忠于一己之所能！

聲五 政黨都是騙人的；公騙如國，國騙如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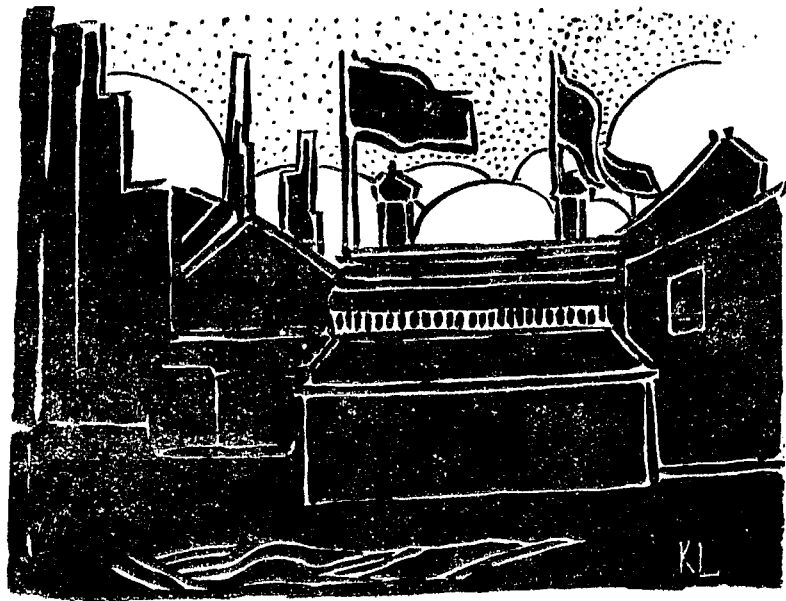
聲六 打破崇拜偶像的觀念，什麼 Dr.S.—

，什麼伊力支！

聲七 只是殺人呵，戰爭！

聲八 時機到了！努力，前進！

——幕——



第四幕

第一場

場面爲一法庭：後方有裁判廳一所，右後角與右後側均爲監獄；而右後角之監獄，尤爲褻瀆不堪。左後角則爲被捕囚犯，未及審判者的臨時獄室，似較他監獄好些。左側則爲衆囚犯的唯一生命給養器——囚廚。

幕開時，裁判廳之後壁上有顯明的旗幟兩面：左旗爲「烏雲暴雨滿天風」的象徵，右則爲「暗地慘月」的表示。一裁叛官上廳，陪審官二，書記一。獄官帶七個囚犯由左角監獄出，面目如死灰，極形顛顛。上廳，各囚俱繫以繩索鐵鏈，猶亨亦在內。同時，右側監獄內另一囚徒由一獄卒以鐵鏈牽上，骨細如柴，凸出皮外。鑊鑄合壁，其聲玲瓏琅琅。囚徒緩移數步，忽跌倒在地。二獄卒協力拉起，隨口漫罵

。行行復緩緩，到廳。——裁判官笑了！用諷刺嘲罵的口氣道：

裁判官【指着銘錄合璧之囚徒】你現在曉得你的罪惡了麼？哈哈，……好大胆的罪魁！你犯的什麼罪，說呀！

囚徒 匪……魁……

裁 還不好好的說麼！……是的，我曉得你是罪魁；你犯的什麼罪，說？

囚 匪……罪……

裁【大怒】拉過去打！【獄卒打，裁判官拍案】還不快說清白么！

囚 老……爺……我犯……的是……是匪……土匪……的罪……罪魁！【哭】

裁 哈哈，承任了，承任了！……哈哈，狗東西！早些講明白，就遭打了麼！只是「罪魁」，「魁罪」的……【自語】好了，他承任了，有名的匪魁。搶掠人家的東西，罪大惡極！

【向囚徒】你曉得麼？你犯的罪要執行槍斃。

【囚徒已失知覺，隨「斃」字仆下】哈哈！

假死魔，【怒】拉出去！【獄卒猛力拉着，囚徒已成死屍】

猶亨自語着：

猶亨 冤呵，你囚徒。打的好痛楚呵！……
判官沒有注意聽你；他聽匪……魁……爲「罪魁」。……被打死的，冤枉死的囚徒呵。……
沒法生活的人，都犯槍斃！……

裁判官怒罵了一番。【向書記】

裁 記下來。【向二陪審官笑】審的沒錯吧！……哈哈，少費一棵子彈。……打死了……

書記 是。

二陪審官微笑點首。

陪審官一 哈哈！——

陪審官二 呵——！

時繫着繩鏈的各囚犯都惶慄不止，猶亨慘笑着，【自語】

猶亨 我沒有罪，怎樣……

裁判官忽轉向獄官，嚴厲的叫道：

裁判官 把他們一齊帶上！

獄官 是，到了。

衆囚犯各面面相覷，臉色驟形蒼白起來。

猶亨慘笑着

猶亨【自語】 怎樣處治……

判官徐徐問道——【他笑了，指着犯中一人】問道：

裁判官 你是總工會的指——總指……

記者 不，我是新聞記者。

裁 世界新聞的主筆，是麼？

記者 是。

裁 你曉得中國革命——你敢破壞麼？

記者 革命我不敢破壞——我有記世界新聞的義務。

裁 你沒有破壞中國革命麼？

記者 我沒有破壞 …革命…

裁【自語，笑】 沒有破壞中國革命？哈哈
沒有破壞！【向獄官】 把他暫退！

又向另一囚犯道：

裁 你是什麼人？

印刷工 我是印刷所的股東。

裁 你們印反動派的刊物麼？

工 是的，——我們爲的生活，不得不印。
我們什麼報都印的，生意不好……

裁 不得不印麼，爲的一點生命？——現在
不管你生命不生命了。

陪審二 印刷所封閉了吧？

裁 早封了。

陪審一 怎樣處治？——再審別人吧。

裁 【向印刷工）曉得麼？六個月的監禁…
…【向獄官】 先把他帶到監獄去。【印刷工
出】時判官忽指着猶亨道：

裁 你就是總工會……【轉語氣】 不，你
們各各道出姓名吧。

我是猶亨。

學生會代表。

齊答 } 自由文藝社社員。

我爲分發A刊被捕！

〔總工會的指揮，是我。〕

裁【向猶亨】你是猶亨——名字麼？你是幹什么的？……不，暫不問你，候候，候候，——誰是總工會……？

指揮 總指揮是我。

裁【自語】綠布……指揮……【問】你曉得對國家黨罷工的罪惡么？……【自語】你們公財黨，【忽提起喉嚨】我告訴你罷工是何等的罪惡！……

指揮【自語】罪惡，罷工是罪惡么？【昂首向判官】前回的總同盟罷工使在這裏的軍閥滾開！……

裁 是的，你慢說！……那回自然是很好的，但是你曉得凡對國家黨罷工的，就是反革命派么？你們欺騙……綠布；你們公財黨！

指揮 我不明白你的話……罷工是罪惡！——對國家黨罷工就是反革命么？我們爲工人的生活……

裁 你這樣的大胆！你也曉得要你的狗命……

…你講話就不顧慮了。你們受「餓國」的綠布！
你們把持工會，你們欺騙……

指揮 是的，怎樣？我們拿綠布！我們欺騙
什麼？——把持？……你們把持……你們有權
，民衆的生命都握在你們手裏。你們雖沒綠布
……你們是「生產工作」都不做的；但你們却
飽食暖衣着。你們擁有奴婢，你們可痛飲狂舞
……有姨太……我耐不住了！快快受刑吧！

【自語】罷工是罪惡……凡對國……

裁 住口！【向又一獄官】死刑……劊子
手呢……午刻。

獄官答聲曉得，牽指揮下。

裁 【向書記，陪審官】口供都記下了？…
…我氣死了！——我講的什麼，不錯吧？死刑
？……是的，午刻……

時猶亨現出卑視判官的慘笑。【自語】

猶亨 一切飯桶的狗官！

書記 都記下了。

陪審一，二 大人，你是對的，全對。

裁 【笑】 怎會錯呢？接來電……死刑……
是的……

忽高叫道：

裁 【向陪審官】 你們幫助我……

忽一獄卒上報道：

獄卒 老爺！那個匪徒有點氣了。

裁 帶到死刑場去！ 【向陪審官】 我剛才
向你們講的什麼？助我…… 【向其餘囚犯】 那
幾個什麼人？……助我！……助我……

陪一，二 是的，我們助你。

裁 教他們各個口供。……我乏了！

審一 你們講……

自由文藝社社員：
齊答 { 學生會代表，
我是猶亨。
我為散△刊被捕。

審官一 【指學生】 你們……不，你先口供
。

學生 我是學生分會代表，但這回的暴動，

由任何證明，我是沒有參與的。

審官二 開會呵，你們沒有依照……

學生 是的，我們沒有依市政府的法律——
市政府，我們也沒有稟明。… 然而我們的開
會是光明正當的，沒有犯任何的罪。

審二 但是你違抗法律。

審一 你蔑視政府！

學生 我並沒有違什麼法律，我們是正當的
……政府！我們並非無政府主義……我沒有蔑
視——我再聲明，沒有蔑視政府。

猶亨唸着輕微的調子：

猶亨 法律……政府……

裁 【指着猶亨，向審官】 他說的什麼！

審一 【向猶亨】 問你說的什麼？

猶亨 沒有說什麼。

裁 什麼法——是說法政么？

猶 【諷喻的慘笑】 是，我說我學過殺人的
法政。……我受過法政教育的。

裁 哈哈，……你是曉得的，法律是怎樣的

利害。【指學生】他不懂法律，……違了我們政府的尊嚴！【向學生】是么，你……

猶亨暗笑着。

學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但我這回是無罪的，任何證明。

裁 好了，你不懂法律的小子！【向審官】三年監獄，……怎樣？

審二 好吧，三年……不懂法律。

審一 是這樣……違了政府的尊嚴！

裁【向獄官】把他——學生——帶旁邊去！【向猶亨】你是懂法律……【向其餘罪犯】你們也曉得法律么？——法律是……

齊聲 { 散A 刊者 「羅馬法典」都背誦得出！
自由社員 我曉得法律是束縛「自由」

…… 雖然我沒看過你們的法律。

猶亨慘笑了。

猶亨【自嘲的自語】法典……自由……

裁【自語】沒有看過我們的法律……【向猶亨】什麼……自由？——你也能背誦法典么

!

猶亨 也許……

時黑暗的右後角監獄中發出可怕的慘叫聲，疾笑聲。

猶亨【自語，泣】噯唷，你這可憐的朋友！噯……噯，是了！呵，聽他在說了，【細聽狀】

囚聲 苦噯！我有鏢，我有鏢，我親愛的初枷呀，失了！……我有鏢，我有鏢，好個齷齪的鐵窗風味噯！……從前恨祖會的一切腐敗，入獄——披枷的時候，才曉得呼吸都不及在腐敗的社會！……而今呵，我有鏢，我有鏢。親愛的枷呀，……我要到腐敗的社會去！……看一看美麗的陽光由微隙進來了。……我渴望的大風噯！爲什麼不來？我要新鮮……夢……夢想！……齷齪的，噯，是的！好個鐵窗的風味噯！呵，生死之交；我的鏢，我的鏢！

猶亨慘笑着罵了聲。

裁 你這個傢伙！……你罵什麼？

猶 我說那獄中的可憐的朋友！……

裁 值得可憐麼？——哈哈，我問你，你能背誦法典麼？

猶 什麼法典！……吃人的法律麼？政府的護身符，你問的是？

裁 不要管，你能背法典……我問你。

發^A 刊者 他背得很熟……他是我的朋友。

猶 亨 法典于我何有！

發^A 刊者 法典只會欺壓，殘害可憐的朋友

e

自由社員

猶 亨 } 齊聲 法律于平民何有！

發^A 刊者

自由社員 自由的寫，謳歌我們的過去，未來，都犯法律！——強權的罪惡不能咀咒麼？擁護政府資本家的法律，……不許反抗麼？……自由呵！負打倒政治舞台的使命！……驅向平等大道，要敲碎資本家的鐵門。

時各官頗呈驚慌。裁官兀自啾啾……

裁 還有天麼！……把他們帶過去……後面

…… 刑場 ……

「拍儿」一聲，各監獄中囚犯喊叫，秩序大亂。場面忽慘淡起來，只見監獄鐵窗內的許多囚犯，面色瘠瘦慘不忍睹。由法廳後門出處，忽現一漸遠漸明之刑場。刑道盡處，一怪物矗立着，其旁隱約有「絞首台」字樣。三人——猶亨，散A刊者，自由文藝社社員——將就道間，猶亨忽後看，大叫！

猶亨 午刻！斃命槍聲。

散A刊者 前面好光明呵！……光明，死之原。

自由社員 【自語】 呵，呵！ 【大叫】 黑暗！死之所，生之原。 【唱】

別了，我的愛人，

我的朋友們呵。

猶亨與散A刊者和之。 【唱】

我的愛人，

我的朋友們呵，

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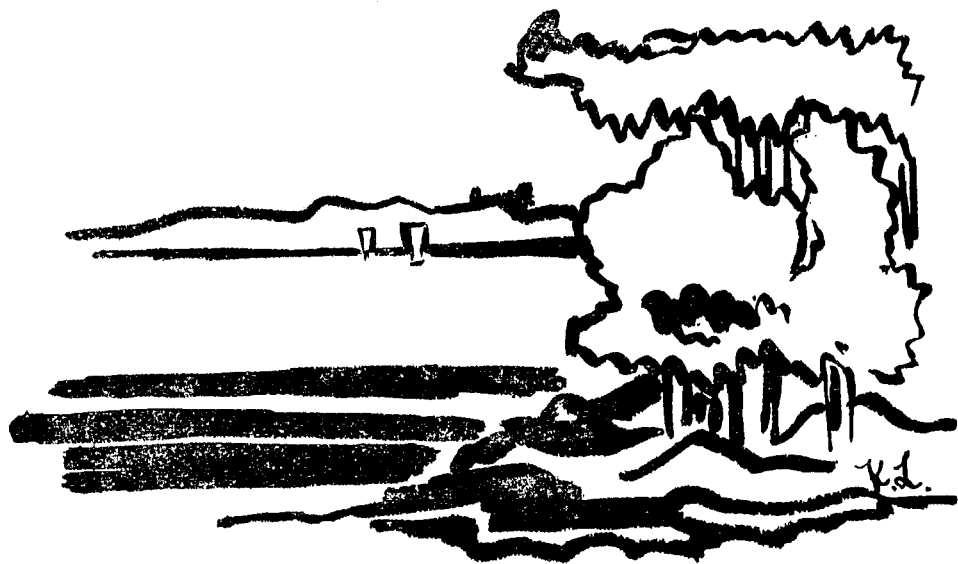
三人被拉至中道間，刑場又漸薄的由遠而近，黑暗起來。場面忽光明如晝。三人各被縛不動，法官氣猶未消，道：

裁 【向審官書記等】 明天！ 【下】

書記正速記間，審官二以目示意于獄官，三人——猶亨，散A刊者，自由社員——相互窺視走着，猶亨慘笑了。問道：

猶亨 明天！

————幕徐徐下————



第五幕

第一場

場面爲村落一角之荒野，一面臨海。古木陰鬱，茅草遍地；坟墓凸凹，野花點綴其間。

幕開時，猶亨獨坐古樹下，似乞丐模樣。目光灼灼，然枯槁憔悴甚。

猶亨【笑，自語】呵，脫了囚籠的父親，得到餓之娘！……好新鮮的空氣呵！……且休息休息。——【忽起立，唱】

獨向北天，悵望雲間；
孤丐海上誰堪憐？
踽踽獨行，隻影雙印；
滿腔熱血，盡付之彩雲。
浪水滔滔，前途生悲；
往事哪堪聞！
欲知我喻，

南風問：

猶亨【自怨】 噢，懦夫！用得着乞求憐憫麼？過去的事情何必管她，要誰人知呢。【復唱】

過去的都是夢呵，死了。
現在的剎那，只是如此呵。
思想未來呵，無聊，無聊！
悲歡的往事之回憶懦弱無需要，
我寧無聊的向理想之未來追求。
乞什麼憐憫，不管人類的譏嘲，——
哈哈，我要笑了，憤懣，
怒極之狂嘯！【忽大叫】

猶亨 殺向未來的時機到了！

荷鋤之少年農夫歌着上。見猶亨獨步墓田中，作驚異態。疑其或瘋疾，於相隔丈幾尺處招呼道：

農 喂！你什麼人在墓野叢裏？

猶 呵，朋友！我兩天沒吃飯了。

農 我問你什麼人，——你瘋了麼？

猶 不要怕！我不是瘋子呵，我是名子叫猶亨。

農 你兩天沒吃飯？你爲什麼在這裏？

猶 休息休息。【嘆】殺人的監獄呵！

農 賊寇？你有什麼冤枉事麼？【向猶亨走來】

猶 不，我說的是監獄，——罪犯坐的囚牢。

農 噢唷，你的面色怪難看的！你爲什麼入獄，又怎麼出來的？

猶 多了，但我簡單的說幾句。——據說國家黨的這次戰爭是爲平民……

農 哪裏！不……

猶 你聽我說完。——說是爲平民謀幸福的；這樣我就爲平民講幾句不平話，——他們說我有反革命的嫌疑，就捉到獄中去了。……今天怕就要處絞刑的，幸我逃了出來。昨夜，恐怖昨夜！

農 很遠，離你所說的地方。不要恐怖吧！

這裏是鄉間。不，我要向你說，他們的戰爭與平民無干。但據說這回勝了，我們的幸福將降臨，……是的，一月前他們派人到我們這裏，組織什麼農會，說是爲解放貧農而設，現在已經過四閱月了，我們究得到什麼了呢？……可說沒有。但我們的東家却幾回忙的失了靈魂似的！我們還是全家空無所有。他們常常教我們聽他們的話去，但我可說簡直不明白，——我也無須聽，就抗鋤出來了。

猶 呵，朋友呵！你是對的，不要受他們蜜語的騙！須知解放自己，是你們自己的事呵。

農 對呵，我常常講只有自己是可靠的。……

猶 是的，但是你要與你們同患難的人聯合，反抗欺騙你們的，打倒殘害你們的，取消一切包辦的！就如我，現在也預備同我們的乞丐朋友聯合，……

農 講到乞丐……

猶 ……打倒壓迫我們的統治階級！取消掠奪我們的資產階級！他們使我們永爲奴隸，他

們使我們常常貧乏。

農 聽我說……講到乞丐，真是有趣。……我告訴你，這是奇怪的新聞。三日前，許多乞丐集攏起來，一齊到了縣公署。當派代表進去向縣長呼籲的時候，即時團體遭衛隊遣散。他們當時高呼他們的代表——豈知代表已經押起來了！說他——代表——未經政府許可，又無法律手續……但可憐的乞丐已打死不少了。被押的乞丐代表的名字傳出一後，某軍隊一時也起了騷動。代表終於斬決了！他底頭顱在城門上高高的掛着，旁邊的木牌上標以「匪丐茅紫青」……

猶 天呀！……他是我親愛的少年朋友，死的。【哭】軍隊的暴動呀！……是的，這麼着。……

農 軍隊？我問你，那死的少年是你的朋友麼？呵，是的。我們這裏有個少年也爲那死的少年哭呢，說是很好的一位朋友哩。

猶 我的朋友，我可以見見他麼？

農 我們一同走吧。

猶 呵，誤了你半天的工作。

農 我們今天本來沒有事，隨便出來散散心。
。

猶 那就煩勞煩勞吧。【下，唱】

我的心火將燃成灰了，

快快的加些柴吧。

沒有薪的人，預備起來；

相思的我的朋友們呵，

快點起你們的火靶吧。

農 風刮大了。【唱 下】

沒有登天台的人，不知什麼時候雨雲
；

不是我們的同夥，哪裏曉得我們的心
？

你講你們的「爲民」，我們依然飲泣
吞聲；

年年的田租官稅算不清。

天呀，今年可能收穫豐？

滅掉我們的稅吧，——
但向何人乞訴呢！

猶【昂首長嘯】大風呵！

第二場

場面爲一幽僻茅舍，舍中陳設簡單而雅緻，神密的光時時閃着。一女子紡紗。桌上有書數冊，餘皆蠶筐，另一盛桑葉的籃子。左角柳枝數束，滿放吐絲之蠶。累累繭扣，數色相間，不啻一彩果樹。右壁窗陰下，櫻花夾蝴蝶齊來。花的飄零中，蝴蝶的飛舞間，神密之光益發閃耀的利害了。陰影搖動着。紡紗聲忽停，女子起立，趨案旁。

女子 呵，蠶葉已稀了。

隨取籃中桑葉，用水洗之，擦乾以布。刀砌後，撒蠶筐中。畢，將趨紡紗車，聞敲門聲

【發問】

女子 誰呀？

帶音 自勤。

女子向門速走幾步，忽立定，作躊躇思索

態。【夢似的囁語】

女子 紫青？……他已經死了！【淒涼的】

聲音 開門，我是你的伴鄰，葛自勤。

女子忽驚覺，疾趨門前。門啓，農夫引猶亨上。

猶【向農夫】我那少年朋友呢？

農【指女子】就是。

女子慌忙着找凳椅，一面笑着道：

女 沒有預備，對不起。

農 不要客氣吧。【携凳椅，讓坐】

猶亨瞥案上書冊，微笑。

女 請坐吧，真對不起。

猶【笑】用不着客氣。

農 這位朋友，【是由鎮鑰門】來的。

女 沒有吃飯吧。【取點心來】

猶 請教，再吃。

女 鷓羣，——敢問？

猶猶 亨。

鷓羣 噢，【沉思作喜態】你，旋風報的主

筆吧，不是入獄 …

猶亨 是，幸由「死之門」逃出來了，

鵬羣 可憐的紫青呀，【忽作鎮靜狀】——紫青每談及你。從你入獄後，常常憂愁着。唉，他憔悴中被縣官害了！【哭】

猶亨 他是我永念着的朋友。【淚下】你萬惡的政府們呀！

農夫【淒慘狀】還是談談別的吧。【向鵬羣】天快中午了，我要回去。【下】

鵬 謝謝你，請午飯這裏吃。

猶【冷靜的】軍隊有暴動的準備麼？

鵬 可惜沒有暴動起來。

由門隙掉一信過來。【鵬羣趨拾起，探問】

猶 哪裏來的？

鵬 你可以看。【二人同讀】

『爲猶亨紫青的復仇，爲被壓迫階級的麵包與自由，我們該起來了，該暴動起來了。故，各軍隊中同志決于○月○日同時起義，誓滅強權階級。』

各區同志預備起來對資產階級進攻，
猶須注意民衆的聯絡響應。千萬，千
萬！謹致革命的敬禮。」

猶【笑】爲我復仇麼，慚愧得很。【稍停】

猶 殺向未來的時機到了。

鵬 一個人類的曙光行將降臨。

猶【向鵬羣】努力進行吧，我去了。【下】

鵬【注視着猶亨】他日再見……【悵然若失久之】

第三場

場面爲一帶殘牆，猶亨孤立詳察，似有所期待着什麼者。左側面有一三層洋樓，上層標以「清涼茶社」，開客滿座；中層爲「歌妓樂弄」，富兒極一時之浪蕩；下層爲「醉臥飯店」，吃大餐者，縷縷如蟻。最下地板一級，則爲燒茶，炒菜……等夥計們。客人一聲吆喝，侍者應答聲聲。洋樓牆下，置有各種小販貨攤，爭相叫賣。旁有殘廢乞丐麤集，老爺太太的喊着



。右側有許多襪襪工人，正辛勤的修補馬路。軋軋的聲音，則爲人方的途車；嗚嗚者包車之氣球聲。每過一富家太太，則丐兒們跟隨要錢，然而俱失望。馬路旁有一種行，米麥滿滿倉廩。布店高懸價廉物美之錦標。各粉壁上，滿貼房屋出租，與各商店廉價廣告。形形色色，極熱鬧之市場。時猶亨似有所感觸，道：

猶亨 這裏，導火線的地方。【忽由牆上跳下】

時一壯年人隨有三五孩童並一少年，由猶亨前經過。【幾孩童忽停，哭】

壯年人 你們這些孩子，要遵父母之命呀。

少年【不高興狀】還要服從先生的什麼訓詞哩。

壯年人 什麼，你說？

少年 ……【俱下】

猶亨步忽停，憤然久之。

猶【唱】——【唱時作各種表演狀】

看，繚繞的工人呵，【指示態】

水晶般的汗珠落如雨；
殘廢的翁嫗們叫喊着，
丐兒們的乞食追逐；
小販都在企求着顧主，
夥計們的無暇訴苦。
聽，【注聽狀】敲碎石的響聲，
途車的軋軋呻吟；
包車的嘖嘖叫着，
在告訴車夫的悲痛。
這樣的社會呵，
令我髮指不平！【慨嘆不已】
勞工們，奴隸們！
是預備起來的時候了；
這裏，導火線的地方。——
相思的我的朋友們呵，
壯起敢死的精神吧，
快向一切的敵人進攻。【奮發着】
那兒，有清閒而飲的毒蛇；
這裏，有不勞而食的蠹虫；

被迫的弱女歌舞之獻媚，
蕩子們的殘害無情。
富人們的歡呼，原於貧奴的啼痕；
他們高台上闊步，我們泥澤裡伏行；
不要忘掉給你以痛楚的人吧，——
那一切的敵人。【憤怒態】
處處的高樓大廈，
無人，是我們的安棲所；
那疊疊的布帛呵，
拿來，聊把身體遮護。
他們米倉裏的餘積，
正是我們的所需；
一切都要認清呵，
認清那俱是我們的勞力。【悲痛狀】
不要再受騙了吧，
他們都是奴隸思想者：
有的教你服從，
有的訓你禮教規矩，
還告你什麼做人的道理。——

強姦了我們的思想，
他們暗中漁利。
被騙的朋友們呵，
要把這些毒刺，都擲還給他們自己。

【憐憫狀】

掀去虛偽道德的面具，
把它丟到香廂裏，
不分什麼你我，
也沒有遠近彼此；
大家都以朋友相待，
何有乎佔有仇敵。——
保持你的同情呵，
自由的人間尋愛去。【忽泣】

滄亭 我的愛人呀，哪裏？【尋索着】【唱】
我實在忍不住了，
要向黑暗中殺劫，……
明天，明天！——
裁判官說的那個「明天」呵，
要以我的「明天」把它消滅！

且謳歌明日吧，
相思的朋友們呵，
我們都起來歌頌。【發狂態】

猶【唱明日之歌】

打倒那政治舞台，我們自由了；
取消經濟制度，我們有衣食住了；
不生產的人，都要和我們同勞；
爲人作嫁的奴隸就沒有了。
任意的盡你的能力，
隨便的取你的需要；
想愛你的人，不要把她(他)忘掉；
但其他的人呵，都當作極好的朋友。
永遠的相愛和睦着，
努力的創造，——
創造個美的，相思的，
「虹的橋」！【希望態】【稍停，大叫】

猶 轟轟烈烈的明天嚕！

——幕——



寫完以後

時代寫完了，心裏頗快活。回頭看看，恰恰五幕；這是自然的結果，非爲「劇本的五幕制」的形式所限底。這五幕劇的時間性雖相差不遠，然劇事的場所幾乎五處。假若要受散漫之譏，在我是沒法的事情。在時代也許是必要如此才成其爲劇底。總之，我人作劇，不能受任何限制的。即劇上極佔一位置的「三一律」Three Unities —— 所謂要 Unity of Action, Unity of Time, Unity of Place —— 的律，我們也不要被其支配。只有自由的創作，才能得自然的劇本。—— 劇本如此，其他莫不然。若只爲經濟時間的便利設想，自然要獨幕劇補此缺點。時代雖非獨幕，然亦無不可以獨幕觀之。

也。

若講到本劇的內容藝術，可說一點沒有。然而這是一個時代的表現，我有寫他的需要。現在關於這方面的時代精神的劇本——即別的文藝中，也不多見。所以大胆的自由的寫下來，聊作時代精神紀念耳。——去吧，時代，去尋那願意指教我的人！

一九二七，五， 有恆識。

時代的尾巴

有恆兄：

你的信，經了幾多委員老爺們的檢查，終於接到我的手裡，呈現在我的眼前了。

我很高興的讀完了你的信。

獄中的生活，比沙漠的窮荒更要淒清些，那是用不到我說，每個人都能猜想得到的，除了陽光，月光，星光能從窗洞裏偷偷地爬進來，和我們稍稍親近，從鐵柵子裏望望白雲的飛遊以外，大自然的景色，已經絕對的和我們隔絕了；呀！吃飯，喝水，排洩，睡覺……囚犯的生活，終是這麼的簡單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這是確切地寫真。

書店的夢，終於實現了，你擔任編輯的事

務，那也好，不過經費如何？不至於短命嗎？出版的刊物，鎖鑰如何？

時代，經過了幾多的奔波，終於快要出版了嗎？好的，我應該寫上幾句；不過，不用認真的寫吧，我這封信，是時代當中的人寫的，也是時代的表現，可以印在時代的後面，作為時代的一個尾巴吧。

每晚暗淡的電燈現出慘笑的時候，告訴我們一天的時間過去了，也是我出獄的時間近了一天了，因為在事實上，告訴我們近了鬼門關一步了！是的，時間是這麼快的過去，要不了半月，便是我入獄的百日紀念了。

回想那天，農民在四鄉暴動了幾天，小小的嘉定城，已經鬧得滿城風雨風聲鶴淚了，人不安，鬼——係官之筆誤——也不安，我也不安，一天的下午，我吃了中飯，拿起報紙來看消息，進來了幾個不相識者，有一個，似乎面熟的，後來想起，我去年在宜興中山中學擔任教習的時候，他是校役，不久宜興暴動起了，

我回到上海，以後沒見過，所以一時記不起來，他們手槍的手槍，盒子砲的盒子砲，擁我到了門外，十多個武裝警士已經舉槍侍候了，白亮的 Made in U. S. A. 的手銬套上了我的雙手，黃包車飛跑的到了南翔的警察局，才示我通緝的公事，大老爺用過印的公事，他們是轟轟烈烈洶洶湧湧，但是我一些不怕，只有沉默，沉默……

當晚解到無錫，次日解到宜興，到宜興已經晚上九點多鐘了，開堂審問的時候，好似閻王殿一般，在臭氣冲天臭虫白蟻跳蚤跳樑角逐的看守所押了一夜，次晨便又到無錫，轉到青天白日旗到處飄飛，無限的黑色白色的汽車疾馳，黃色的泥塵猛力地飛揚向來往的苦力的嘴巴鼻孔找歸宿的熱哉鬧也的首都，便不審不問的押到今天，還不知道將押到何日？

此地牢裡，農民和青年佔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嫌疑的罪名，土豪劣紳和反革命嫌疑的也不少，我經了長時間的考察，發現坐牢做囚犯

以前，應該有三個準備，沒有三個準備，坐牢就要感到萬分的痛苦，如果有了三個準備的條件，那末就是坐牢，還是很可享樂的；在現在混亂的世界，誰都有坐牢的可能，朋友，你們不必自誇，不要卑視我入獄，留心牢獄的拘魂使者，刻刻在你們面前招手，所以我發現的三個必須準備的條件，得告訴你們，也得告訴大眾。

第一個必須準備的條件，就是討小老婆；因為在獄中沒有好的菜吃，有了小老婆，就可以天天送了。看土豪劣紳們，天天大肉大魚，我們共產嫌疑的，雖是垂涎三尺，也只得呆眼而望，所以最要緊準備的條件，莫過於討小老婆；如果退一步着想，沒有小老婆，也得討個大老婆，所謂『薄薄酒，勝茶湯；醜妻惡妾勝空房』的意思，可憐我，不要說小老婆大老婆，連一個愛人，也跟人家做老婆去了。

次之就是做大官，朋友，不要弄錯，不要因為前面說討小老婆，就神經過敏的猜想大官

是大龜，說大鬼還有些通，實在，大官是大官，軍閥時代的大之總長督辦，小之知事局長使得，如今黨國時代的部長委員什麼什麼都可以，因為到了獄裏，就可依着官銜得到優待，例如吸烟，牢門開着，到空地上逛狂等等，倘若要特關優待室，却非特別大官不可了，總之，要做大官，官越大越好。

『有錢能使鬼推磨』，諺語說得不差，錢到處可使的，尤其是牢獄裏須使錢的必要，所以在未入獄之前，應該竭力的剝削敲詐收括大洋錢，他們說民脂民膏不要亂括，他們不是把民脂民膏歸民自有，是叫你們不要括，讓他們去括，所以，朋友，一切的大人先生們，放聰明些，不要聽人家的話上當，盡量的收括吧！有了錢，大官可買來做，小老婆隨便要多少，你助若干軍餉，就可送你一個高等顧問或是什麼參議，至於洋女學堂培育的，本來是給有錢的人買去做小老婆的。

朋友，有了這三個條件，牢獄就可以變做

他們臨時療養院了，這三個條件，是我們經了長時間的考察和研究的苦心發現的，請不要觀了，請大家誠意的接受吧！

有恆！你是知道我的，我是失戀了的人，大官沒有做過，大洋錢自然沒有括到，所以是個窮人，——朋友，我不是話無產階級者，窮人不是無產階級者，某位大首領說過，那個說無產階級的，就是共產黨，共產黨的名詞好可怕，我想到共產黨三個字，就想到毒打，上吊，拆腿，槍斃，梟首的恐怖現象了。在獄中，我，本不配優待，沒有資格，夠不上優待的；然而，我現在却得到相當的優待，據人告訴我，因為我的名字奇異，文壇上名聲的關係，但我自己不相信，我不是文學家，不是大詩人，在現代的文壇，沒有多少供獻，至於麻布的西裝，慘白的面孔，決不是得到優待的資格，然而，事實是優待了。有恆！你得慶幸窮朋友的意外獲得！牢房，要比四塊錢一月的亭子間好得多，而且不要租錢的，願做帝家奴，不願窮

家主，願做首都的犯囚，不願做茅草棚裡的苦力！朋友們！來來來，我得開個歡迎會！

講到文藝吧，講到你的時代吧。

Sentimentalism 已經走近了她的坟墓了；雖是還有少數的人，竭力替她打 Amp. Complier 針，想延長她底生命，但是，大多數的人，認識時代的人，已經宣判了她的死刑，至多不過一些迴光返照吧了；我，我從前也可以說是感傷主義者，但是現在，已經力疾自震了。

時代的潮流，洶湧澎湃着，落伍者是落伍了，追逐者是追逐着，認清時代，站在時代中間的人能有幾分之幾？文藝雖然不是某黨某派或某個團體的工具，但是，文藝是人的，人是社會上的一分子，時代潮流中的一分子，文藝所表現的，是時代的現象，文藝的表現，就是時代的表現，過去的文藝，是資產階級的娛樂品；最近過去的文藝，是小資產階級的牢騷手段和資產階級的消遣東西，至多也不過是風流名士派佐酒佐嫖之用吧了；但是現在，時代的

5

文藝，是大多數的民衆的了，時代現象的表現，民衆苦痛的呼聲，在表現呼聲裏，可以找到真理的所在；可以引導民衆的趨向，個人主義的淪亡，封建思想的消滅，未來社會的曙光，在我的『文藝與社會改造』的一文裡，說明了文藝兼社會的表現和創造，凡是我們現代的文藝者，都應該有的認識！

時代，我雖是去年看過一遍，但是技巧的如何，現任已模糊了，我在這裏，自然沒有批評的可能，不過只要明瞭：『文藝所表現的，是時代的現象，文藝的表現，就是時代的表現』，那末，在文藝的新生園裏，時代自有牠的位置了。

我最近寫的幾篇短篇小說，和幾首詩，都寄到秦東去了，你可和雪松去一看，詩，一首 Prisoner's Dream，和前天寫成的一首新囚的哀求，我自己覺得尚滿意。

有恆！社會上沒有牢獄，是不成其為社會的，牢獄裡沒有囚犯，也不成其為牢獄的，那

末，囚犯的哀聲，也是時代的表現了，我的一首『新囚的哀求』，自然是時代表現的一幕，現在抄在這里，可作時代的尾巴的點綴。

月光透進鐵窗洒在我面上，
悲哀從深處出來爬在我心頭；
我從夢中醒來聽遠處鐘聲撞杵，
寂寞的密網裏想起新囚的哀求。

——請諸位先生切莫把我欺負，
我是今天到規矩不齊的新囚；
讓我坐在，坐在這馬桶的上首，
詳訴我從奴隸到做囚犯的來由。

——我是住在S縣鄉僻的荒丘，
我是一個農夫租耕旱田五畝；
我家裏只有一間避風雨的茅屋，
此外是窮得精光，一無所有。

——我家裡還有妻子和孩子，
我們都是自家忠實的耕牛；
但是我們終年憂着衣食，
連一條狗子也餓得清瘦！

——我們只怪命運不濟菩薩不佑，
我們從未有過意外的企求；
就在去年，去年陽春的時候，
聽說有革命軍爲我們幸福而謀。

——地主將我們的租錢減收，
官家也再不逼得我們無路可走；
於是我們感謝着老天垂救，
天天耕着向革命軍等候。

——但是，直到現在我們感受，
過去的『謠言』只好比，好比水流；
我們從前一切的痴望，痴望呀，
現在也變成了高天的雲浮！

——呀呀，直到，直到今年的春天，
有幾個活潑伶俐勇敢的少年；
他們到我們鄉間來了幾次，
告訴了我們得到幸福的手段和時機。

——一天當紅色的夕陽停留在山尖，
他們來叫我們全鄉的農民集齊；
打死了幾個敲詐我們凶狠的地主，
把地主的高廳大廈完全燒成了平地。

——我們慶着從此再沒地主來詐欺，
我們感着那少年予我們的勝利；
但是這樣的日子過得無幾，
我便被警察老爺們去關在牢裏。

——我曾受他們凶狠狠的皮鞭，
打爛了我背上被陽光灸成的紅皮；
他們也曾把灸熱的鐵針戮我小腿，
他們也曾反縛了我雙手用麻繩吊起。

——我受盡了他們的毒刑酷嚴，
關在牢裏數月真是度日如年；
如今把我解到陌生的這裡，
不知他們將把我如何辦呢？

——先生！我不懂革命究甚意義？
還是我的命途多舛，受了他們欺騙？
如今我押到這裡規矩不懂，
指示我，請先生們大發慈憐……

新囚哀求的低聲在我耳畔依稀，
聽遠處的鐘聲響徹寂寥的長天；
痛苦站在我面前現着慘笑，
淒淡的燈光催眠我重披了夢衣。

——新囚的哀求——

你看這首詩怎樣？成功嗎？

傷心得很，這一次被捕入獄，又散失了許多稿件；我別的東西遺失都不可惜，因為有錢

時可以購備，只有這心血絞成的稿件，最使我心痛了！我已經第四次散失稿件了；第一次在孫傳芳的時代，第二次是去春清黨的時期，第三次是去秋宜興的暴動，今次是第四次了；每次的散失，我終得洒一會淚！淚！以淚弔血！

『心靈片片』大約已經出版了，我自己還未看到，你看到過嗎？

祝時代到人間去，人間充滿了時代的表現！

朋友們！來來！造成我們的時代！表現我們的時代！莫做時代的落伍者！也莫做時代的追逐者！我們是時代的主人！表現，表現……

二八，七，七，丁丁于獄中。

校 後

最後，感謝爲時代寫畫的德馨。

再，時代之前有一波和劍波的兩篇文章，而且還有一篇丁丁的「時代之尾巴」。這樣，並非想借朋友們的大名來光彩時代；實則，朋友們的話無論是說時代好或壞，都是很有意思的，比較自己的瞎說。

如此，把朋友們的文字就印在時代的前後了。在這裏，我爲時代致謝他們——劍波，一波，丁丁。

還有，黃詔年兄曾寫信來要爲時代說幾句話，放在時代之後；可是，自從他們的山朝書店遭挫折後，到現在我是不知道他的去處了。在此，寄他一個「遙想」的敬禮。

——時代底「時代」距今已是一年多了。

有恆再誌於賣淫生活的亂忙中。

一九二八，七月，上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